

公屋蛻變

系列

位於港島南區的漁光村，村如其名，是一條供漁民上岸生活的公屋村，全村5幢大樓命名原則離不開海，雖然時至今日村民已不限於漁民，但該村仍籠罩濃濃的熱帶風情，細至去水口，大至透光天井、玄關、陽台等設計都迎合熱帶氣候所需，讓漁民安居樂業。研究香港社區故事的團體為本報逐一解碼該村的細節位，處處展現人性化和生命力，鄰舍之間的關係亦更加融洽。 文：專題組/部分圖片來源：房協、受訪者

漁光村

黎穎詩希望為充滿特色的漁光村留低一點記錄。

漁民陸上家 光陰載人情

漁光村的故事要由二〇〇六年六月颶風瑪麗亞襲港講起，當時風災在沿岸造成重大破壞，公眾關注「水上人」的福祉。同年，房協在香港仔建成第一個廉租屋村，並以漁民眼中的美好事物命名該村5座樓宇，分別是白沙、順風、海港、靜海及海鷗，供「水上人」岸上生活。

一場天災，掀起一條公屋村的傳奇，記載不少漁民大半生的故事，琮姐是其中一員。她與已上岸生活10年的漁民丈夫於二〇〇八年搬入漁光村，當時還盛傳漁光村會在5年內清拆，一家五口入住的300平方呎單位可能是生命中的一個中轉站，惟一住便33年過去。

憶起入住初期，家中大小都擠在單位內團團轉，整天人聲鼎沸，「當時小朋友仲細，大仔都係得9歲，5個人喇一張碌架床。」一晃眼，子女漸長大，相繼分戶到該村其他單位成家立業，琮姐笑言自己一直「中轉」至二〇二〇年漁光村清拆重建為止，她最捨不得的是街坊情，「漁光村好有人情味，街坊、義工好一條心，經常互相幫忙，唔計較；屋村仲會搞旅行，去大嶼山、去機場食自助餐。」

與漁光村結緣的還有專門記錄香港社區故事的「城市日記」項目負責人黎穎詩，她憶述初次邂逅時形容：「有次去香港仔郊野公園行山，無意中發現漁光村，感覺驚為天人，點解咁靚㗎？」一次偶然的遇上，一股莫名的感動，令她決意為漁光村留下歷史印記，並在南區區議會支持下，展開「同話漁光村」計劃，收集街坊的生活點滴，探究該村的建築特色和歷史文化，並手繪25張建築圖，全方位留住漁光。

她表示，該村雖然舊破，連升降梯都欠奉，卻幾乎沒有住戶有怨言，反而只有深深的不捨，她腦中不禁疑惑：「為何他們會如此開心，為何他們寧願繼續住在這條老村？為何現時的新屋邨設備齊全，大家卻說以前公屋比較好？」其團隊成員帶著這些疑惑走訪多名建築師，得出的結論是該村建築師在

設計上的心思慎密，使住戶愈住愈有感情，「所謂的巧思可能是很微細的，住戶未必一眼知道，發現，但住起來就是舒服，順心。」

「隆隆牆」通風 方便居民休憩

公共空間感是該村的最大特色，每座大廈的出入口和樓梯間，都採用方圓圖案交錯的通洞格柵牆，既能保持梯間光亮，又美觀。部分走廊牆上開隆的設計，加強樓宇的通風和採光；每層約三米闊的走廊，足以彌補單位面積太細的短板，讓居民可到寬闊的走廊抖抖氣，街坊能駐足交流，培養鄰里關係，「很多婆婆伯伯會走在走廊曬果皮、曬衫。對行動不便的老人家而言，沒有升降梯難以上下樓，但在走廊已有足夠空間做運動。」

她認為，目前社會的資源愈來愈充裕，但大家卻懷念舊屋邨，原因可能是舊屋邨處處有窩心設計。「我們希望在屋村重建前與居民深入訪談，記錄他們的故事和對重建的期望，再向房協或房委會反映，希望重建時可延續居民讚賞的設計，例如這條闊落的走廊，這也是好事。」



房協委託著名華人建築師阮達祖設計漁光村，他巧妙地利用「隆隆牆」設計加強樓宇的通風。



暮然回首，琮姐在漁光村度過了33年時光，這條走廊記載着她和家人、鄰居的美好回憶。



70年代，孩子們在漁光村的遊樂場玩鞦韆板。



琮姐是漁光村中「有名」的義工，拆村在即總是惦記着社區互助委員會網絡的未來。

街坊齊捐獻 義工最難忘

街坊話當年

琮姐搬到漁光村前，與夫家一家十多口居於黃竹坑。當年得悉獲派漁光村公屋單位時，高興到「幾晚都瞓唔着」；一搬進漁光村順風樓，第一個想法就是「終於有自己嘅屋企，好開心。」

雖然搬入後，該村清拆的傳聞不絕於耳，但琮姐仍致力建設家園，參與該村義工服務，漸漸從互委會的一般委員，變為副主席，再獲推舉為順風樓的主席。當然，琮姐只是眾多漁光村投入義工服務的街坊之一，看看互助社會址周圍掛滿感謝狀和獎盃便知，這也是琮姐最捨不得的地方，「漁光村每年都會參加歡樂滿東華屋邨/屋苑籌款比賽，雖然最多一年也只籌到兩萬多元，但大家團結一條心，有錢出錢、有力出力。我們義工團去洗樓、擺街站，收入不多的老友記都願意捐少少出嚟。」

面對重建在即，琮姐除了不捨，但也有歡喜：「一世人都未住過新屋，所以我好期待。」不過，琮姐的釋然或多或少是因為房協的安置安排做得不錯，因受重建影響的居民，全部均可搬到石排灣和田灣山道交界處的房協公屋：「相信大家會嚟田灣再重聚，漁光村嘅互助精神一定可以傳承。」

